

夏天吃水果,最爽利的自然是西瓜,最甜美的则莫过于芒果。苏东坡不过吃了几枚荔枝就想迁户口做“岭南人”了,吃了芒果难道不成还放弃国籍吗?

吃芒果

胡展奋

当然,西瓜芒果吃相都难看,一旦上口无不张牙舞爪,金刚怒目的,旧时上海特别要“装”的人家,盛夏时来了贵宾,一般是

不以西瓜饕客的,至于“热带水果之王”芒果根本就是现象级的珍果异饌,四十多年前记得有国际友人赠送芒果,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发社论,可见其珍贵。

说改革开放以后才吃得芒果,并不夸张。习惯吃法乃剥皮大嚼,下有接盘,或凑在水斗边,汤汤水水地啃,滴滴答答地漏,还得小心滑脱,虽玉露琼浆,甘美无比,待到吃完,却十指渣渣,满嘴渣渣,腔调之狼藉,水果一族,堪称第一。

后来观光港台,方知芒果也有“雅吃”的,沿中轴线切开,一剖为二,果肉当即被割成棋盘状,托着果皮啃,似乎文静了些许,然立马觉得不过瘾,缩手缩脚的,反倒吃得鬼祟祟,像是偷来一样,哪像以前的酣畅淋漓。

细想吃相,既要讲究,又不必太讲究,得看什么场合、什么对象,《礼记》论吃相,说“毋啮骨”,应该是指庙堂之上,或公众场合,不要啃骨头,大抵也因磨牙吮齿,吃相狰狞之故,但退了朝,回家

与家人仆人相处,还端着干吗呢?岂不闻“好肉不离骨头边”,还有曼妙无比的骨髓呢,“食髓”方才“知味”,这么好的东西,既然居家,何必因为什么劳什

子的“礼仪”而放弃呢?还有喝汤与咀嚼。社交场合自顾自嚼得吱溜溜地山响,或者吧嗒吧嗒地声震饭桌,固然不应该——事实上那个“该不该”的尺度,在是否妨碍别人,倘若周边没人,你就是咕噜咕噜地恣意狂嚼,又有何妨?

问题是,有的“吃相”关乎民族习俗,无关乎文雅或粗鄙,比如你持筷的,可不能鄙视不持筷的,世界上至今还有不少地方是用手抓食的。当年我们在意大利游历,市廛道旁随处都有贩卖通心粉的摊子,行人食客都是即伸伸出右手,五爪金龙一般地把赭色或橘黄色的粉条一卷就直送口内,沉着痛快。有什么人说你“不文明”呢?我们至今也还有用手进食的地方,像西北一带,“抓饭”“抓肉”多得很。生活方式不同而已。持筷的,不见得就有吃相,席间常见夹菜搜菜,如鸡啄虫啄,或如拔草寻蛇,隳突乎碗碟抄底翻众场合,不要啃骨头,大抵也因磨牙吮齿,吃相狰狞之故,但退了朝,回家

击羊排甚而攘臂咬啗,跌扑扭打的,这种吃相和兽类有什么两样呢?回到芒果。各种水果,都有甜与寡淡的,惟芒果基本都甜,无论小台农芒还是大青芒,都蜜甜,以大青芒与澳芒最为硕大,常见一个就有1斤多,弱女子吃一个可以终日不饥,而紫红的玉文芒一旦冰镇后,更是香甜美快。

近日“拼多多”上,芒果多得烂大街了,有过一次,10斤大青芒才10元钱。我们开始还装斯文,“小刀割成棋盘状”,再后来不耐烦了,1斤重的大青芒擎过来,剥了皮就啃,一人啃一半,没外人,装什么,边啃边呼,快哉!快哉!是以,夏日居家不妨大啖芒果,管它十指渣渣,满嘴渣渣。

“大阿哥!”全楼的男女老少都这么叫他,以致我一直不清楚他的名字。高家搬来时,我们听说橱柜箱笼堆了半条弄堂,都跑去一看,稀奇的倒不是东西多,而是这家人除了高家妈妈,全是男的!一个男人带着六七个男孩,排着队在搬东西,最高的那个在指挥。

高家妈妈笑容满面地发定胜糕,问我,你是谁家的?我指指楼上,她说:“他是大阿哥,以后有谁欺侮你,去找他!”我细瞧大阿哥,鼻子高挺,头发眼睛都是褐色的,像苏联电影里的“阿廖沙”!我雀跃,有这么帅的一个哥,多好啊!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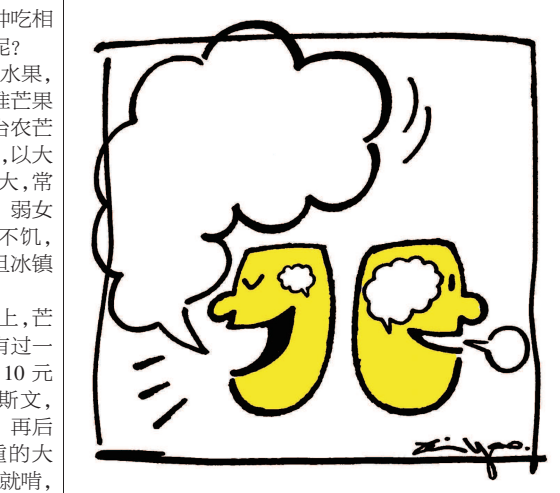
以后,与高家就熟悉了。大阿哥刚工作,早出晚归。他比我们大十多岁,不大掺和我们的事,也不爱说话。但他很热心,有人买煤饼,他帮着踏黄鱼车;老人拎不动水,他帮着拎上楼。有次半夜,听见楼下很少,第二天才知,三楼新嫂丈夫出差了,但她突发急病,大阿哥背起她就往隔了两条马路的医院奔,医生说,晚一点就没命了。我喜欢去高家,因为这位哥,小小的我,满心欢喜。

没过多久,大阿哥参军了,原来是去朝鲜。高家妈妈是湖州人,在赶做蚕茧被,说那里天寒地冻,一定要带去。大阿哥穿了军装,背了背包,打了绑腿,神气极了。高家妈妈唠叨,他本可以养弟弟了,现在……哥说,保家卫国,光荣!有人参加抗美援朝,全楼喜气洋洋,只有我很难过,使劲忍才没哭。

大阿哥很久没有音讯,高家妈妈常在院子里等邮递员,我每天放学,也陪她等,可总是失望。高家伯伯打听到大阿哥的部队番号,写了信,不久收到了回信,全楼都松了口气。后来学校要我们给“最可爱的人”写信,我缠着高家伯伯转我写给大阿哥的。第一封信,直到现

说一个人谲诈、奸刁,常常扯上狐狸:像狐狸一样狡猾,简直是个老狐狸……贬狐的成语固然不少,如狐鼠之徒比喻小人;狐疑不决说狐性多疑;狐假虎威谓依仗别人势力欺压人;狐狸精是骂勾引男人的女子……但也有些中性的,如“狐死首丘”,比喻不忘根本或对故乡的思念;“兔死狐悲”表示因同类的失败或死亡而感到悲伤……古今中外,对狐狸都没有好感,尤其是外国人,分析狐狸时,除了狐皮外,几乎没有一句好话。有一位动物学家可谓研究到家了,他把狐狸的诡计分为五种。

第一狐诱:早春时节,田野上覆盖着白雪,许多动物已开始出窝动弹,一只狐狸发现了一群兔子,相隔有30来米。兔子也看见了狐狸,但并不逃跑,它们相信自己的速度,现在逃为时尚早。再说这只狐狸正在雪地上连翻筋斗,还不断打



智慧快餐 郑辛遥 无知者妄言,多智者慎言。

在我还记得:“亲爱的大阿哥,我很想你,你想我吗?”高家老四看到我的信吼:“去去去,他又不是你哥,要你想!重写,否则不给你转!”不记得是否重写了,但大阿哥真的回了一封信,他写道:“我想妈妈,想老邻居……”我拿着信在弄堂里跑,孩子们都围过来,我们一遍遍读这封只有三行字的信!我们聚在一起,想象零下几十摄氏度到底有多冷,在地图上查,志愿军到哪儿了?是否有他在的部队?几个女孩开始织手套、围巾,想寄过去。大人捐飞机大炮,我们捡废品卖,要多捐几颗子弹让大阿哥杀敌人。遥远

的战场成了我们心中的牵挂,天井里常响起我们的歌声:“雄赳赳气昂昂……”两年后大阿哥终于回来了。我们比高家妈妈还要高兴,叽叽喳喳笑着闹着。他悄悄地送了我一把朝鲜铜匙,我宝贝似的珍藏了几十年。可看上去“完整无缺”的他,从此,走路一拐一蹶,背也有点驼了。他进厂当了工人。很快娶了隔壁楼里的女人,搬到新居去了。以后听说他一直没孩子,又离了婚,偶尔见他回来,总是皱着眉,郁郁寡欢的样子。几十年过去了,最后听到的消息是他去乡下养老,并在那里去世了。

大阿哥已走了好多年,邻居中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他。我常常想起

大阿哥

叶良骏

台上沉静,台下火热,着一袭红色长裙的钢琴家安吉拉·齐拉乾,浑身散发着俄罗斯音乐特有的深邃、宽广和火一样的激情。在近日举行的星广会上,她为观众带来了一台鲜少演奏的曲目,这其中有着她喜欢的老柴、斯克里雅宾、拉赫玛尼诺夫,也有她最爱的舒曼。从她演奏的这些非主流、偏冷门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作曲家的不同侧面以及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格特征。

俄罗斯学派在世界缤纷的钢琴学派中无疑是辉煌和耀眼的,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奠定了俄罗斯钢琴学派的根基。而安吉拉作为吉利尔斯名副其实的继承者,自然汲取了其中的精髓,她的演奏技艺高超、情感丰沛、音乐色彩丰富,演奏激情而充满诗意。或许,她演奏的速度、力度无法跟自己年轻时候一样,但音乐的韵味以及所表现出的作品内涵则是根深蒂于俄罗斯学派肥沃的土壤。她转动着水晶球的非同面,作曲家肖像的不同面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面前。

苏联作曲家谢德林的《模仿阿尔贝尼兹》,音乐实际上并不是那么阿尔贝尼兹,这让我想到了梅西安创作的关于“鸟”主题的作品,音乐当然并不真是鸟,但确实是“梅西安式的鸟”。听安吉拉的演奏,眼前浮现出一个婀娜多姿、美丽热辣的西班牙舞者,她转圈、跺脚,跳着充满原始神秘力量、粗犷奔放的舞蹈……旋律声部以及有着八度以上的大跳,仿佛两件乐器在演奏,或是在模仿男人与女人的对话。

说到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我们会想到《四季》,而这次,安吉拉选择了老柴十八首钢琴小品中的《冥想曲》和《即兴曲》,前者那些半音、内声部的旋律勾勒出老柴特有的忧郁和内敛,而后者圆舞曲的律动、低声部的跳音则

手机里突然间出现的一条新闻吸引了我:“轨道交通14号线全线贯通,预计年底通车……”这一天是6月25日下午,而我正巧坐着轨交从老单位回家。

我的「地铁日」

章慧敏

作为正在开挖的轨交14号线沿线居民,我盼它开通盼得太久了。5年前,我家斜对门的沪西工人文化宫被整体围住,成为施工现场,渐渐地马路开挖,公交车站移位,商店搬迁、打桩机的巨响回声阵阵……可一想到家门口将有一条可以四通八达的地铁线,心中难掩得意之情。

想当年,我家住在江苏路路边上,出了弄堂就是2号线的进出口。我常跟朋友们开玩笑,在房间地板下面挖个洞,直接就可以跳到站台了。这样的好事如今又轮到,东新路站的一个出入口紧贴着我们小区,说句不夸张的话,下雨天、烈日下,可以连伞都不用撑,紧走几步就进入地下通道了。

6月25日难道是我的地铁日?那天去单位还真和地铁有关: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举办庆祝建党100周年故事党课,邀请我这名老员工讲述这些年采访浦东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幕后故事。我想了很久,怎么才能在有限的讲述时间里从一个侧面反映浦东呢?倏忽间我想到了令我发自肺腑敬佩的“地铁之父”。

今天,上海有17条轨交线路,并且还将再扩容,便捷的轨道交通是上海市民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它的运营里程早已位居世界第一了。可很少有人知道,当年开挖地铁隧道的第一锹是在浦东的塘桥,而负责这个工程的竟然是两位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刘建航和王振信,他们选择在浦东塘桥的一片农田里进行盾构法隧道工程试验,刘建航负责结构设计,王振信负责技术施工,他俩在一张白纸上勾画起了伟大的蓝图。

提起这个话题,必须回到上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视察上海时曾对时任市委书记的陈丕显说:“上海需要建造地铁,每年建个一二公里。”总理说这句话时,上海市中心的人口不过500万,城市交通远不像几十年后“沙丁鱼罐头”式拥挤,可见共和国总理的治国眼光超越了一个时代。

上海请来了苏联专家勘察地形并制定方案,然而,参与过上海轨交规划的苏联专家曾断言上海属于含水量多的软土地层,不可能进行隧道施工,一旦操作,无异于在茫茫宇宙中找个支点把地球翻转过来……这个断言流传到今天,成了形象的“在豆腐里面钻洞”。

1960年,不到30岁的刘建航和王振信挑起了这副担子,但看好他们的人并不多,因为横在二人间的困难是既无成功经验可借鉴,又没有外力能借助,唯有靠自己去探索去解决。一次次地试验、失败;失败,试验,刘建航和王振信记不清失败过多少次了,但科学的智慧之光最终照亮了探索者之路,他们迎来了历史性突破:直径4.2米的盾构在地下成功“行走”了100多米。这100多米是里程碑式的“行走”,两位年轻人找到了“支点”,让不可能成了可能,拉开了上海地铁的序幕。

那天下午,我坐着轨交4号线回家;看到了让我兴奋的14号全线贯通的新闻;想到刚才在故事党课中讲述的刘建航和王振信二位院士开创了历史先河,遐思冥想。一个人、一件事被铭记的方式有很多种:上海地铁用2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地铁100多年的发展历程,成为全球第一,“地铁之父”的桂冠无愧于他们!

他。他是我童年仰视的一颗明星,他让我懂得“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世事难料,他仍是我的大阿哥。我很想告诉他个秘密,哥,你是我们这些小女孩子心中的英雄王子!你结婚那天,我们好伤心好伤心。还好,他永远不知道了。

狐狸的诡计

陈钰鹏

狡猾,狐皮还是经常出售的。”英国有些地方常用猎狗捕获红狐,而被追赶的狐狸则往往逃入牛群,在一大堆牛粪里彻底打个滚,把自己一身的狐臭变成牛粪味,然后继续逃命,却把猎狗引入了歧途。狐狸似乎十分懂得应该消除自己的痕迹,就像作案者明白不能留下指印一样。

第四狐疑:狐性多疑是狐狸的本性,比如它想过一条冰冻的河,但又怕冰层冻得不够结实;这种情况下,它不会贸然举步,等到它看见有人走过河,这才放心地踩到冰上去。

第五狐谋:平时,狐狸尚有用来防卫的种种措施,其中之一是抢占兔子窝洞,而捕狐的猎人以为这是兔子的家,实际上,“狡兔三窟”也是狐狸在“非常时期”的第二或第三别院,而一向是狐狸菜单上第一名的菜,这时成了最好的“睦邻”,此时,它们是不会被狐狸吃掉的。

七夕会

水晶球中的作曲家肖像

李长缨

台上沉静,台下火热,着一袭红色长裙的钢琴家安吉拉·齐拉乾,浑身散发着俄罗斯音乐特有的深邃、宽广和火一样的激情。在近日举行的星广会上,她为观众带来了一台鲜少演奏的曲目,这其中有着她喜欢的老柴、斯克里雅宾、拉赫玛尼诺夫,也有她最爱的舒曼。从她演奏的这些非主流、偏冷门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作曲家的不同侧面以及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格特征。

俄罗斯学派在世界缤纷的钢琴学派中无疑是辉煌和耀眼的,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奠定了俄罗斯钢琴学派的根基。而安吉拉作为吉利尔斯名副其实的继承者,自然汲取了其中的精髓,她的演奏技艺高超、情感丰沛、音乐色彩丰富,演奏激情而充满诗意。或许,她演奏的速度、力度无法跟自己年轻时候一样,但音乐的韵味以及所表现出的作品内涵则是根深蒂于俄罗斯学派肥沃的土壤。她转动着水晶球的非同面,作曲家肖像的不同面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面前。

苏联作曲家谢德林的《模仿阿尔贝尼兹》,音乐实际上并不是那么阿尔贝尼兹,这让我想到了梅西安创作的关于“鸟”主题的作品,音乐当然并不真是鸟,但确实是“梅西安式的鸟”。听安吉拉的演奏,眼前浮现出一个婀娜多姿、美丽热辣的西班牙舞者,她转圈、跺脚,跳着充满原始神秘力量、粗犷奔放的舞蹈……旋律声部以及有着八度以上的大跳,仿佛两件乐器在演奏,或是在模仿男人与女人的对话。

雅玩